

探析重修北门内关帝庙碑

——兼述山西会馆的津门渊源

赵耀双

国人对关羽的崇拜始于其身后的三国时期,最初仅是民间对忠义英雄的缅怀。随着宋代以至明清统治者对关羽的多次加封,使其从历史英雄升格为“武圣”。

明永乐二年(1404)天津设卫筑城,对于在此戍守的官兵而言,关羽“忠君报国、勇冠三军”的特质,正是他们所崇拜的。因此,早在卫所时期,天津的关羽崇拜就很普及。据《天津卫志》载,明代天津城已有关庙三座,“一在城内仓北,户部分司东。一旧在南门里,永乐四年建,重改西门外。一在北门瓮城内”。北门瓮城内的这座关庙,据《天津县新志》记载,建于明嘉靖时期,清光绪庚子事变,在八国联军拆除天津城时,同时被拆毁。

1998年,红桥区进行城市规划建设,在拆除满园春食品店(位于北马路和北门外大街交口东北隅)时,出土石碑一方(该碑现收藏于红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)。石碑无基座,碑体出土时已断裂。据《天津市红桥区碑石铭刻辑录及释文》一书载:“碑高150厘米、宽56.7厘米、厚16.5厘米。碑文楷书,碑阴、碑阳两面刻字。”碑额为“山右烟行”四字,碑文内容为商号与个人为修庙而集资捐银的情况。由于年代久远碑文漫漶,从现存文字看,捐银者共95家,其中商号32家,个人50家,分辨不出是商号还是个人者13家。碑额上的“山右烟行”,即指山西人在天津从事烟草生意的商号。清代的天津既是京畿门户,又是漕运与海运的交汇之地,码头林立,商贾云集。乾隆嘉庆时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,晋商对天津北门外关帝庙的重修绝非简单的宗教行为,对晋商而言,关羽既是山西人的商业保护神,也是维系同乡情谊的纽带。

重修北门外关帝庙碑立于清乾隆十六年(1751),此时天津还没有山

西会馆。四年后,在天津经商的山西人冯承凝等召集同乡捐资,经过三年于乾隆二十三年(1758)修建了天津的第一所山西会馆,当时称“晋都会馆”。馆址在海河东岸的粮店街,今李叔同纪念馆附近。该会馆“坐震向兑”,即坐东朝西,大概有遥望家乡的寓意。从《创建晋都会馆记》中可见其建会馆的初衷,即为“吾同乡旅寄天津者甚夥,但各事其事,各业其业,里许咫尺间岁不一晤,至乡情日离而不相联矣。”而且“关帝为吾乡正神……但无栖神之处、会聚之所。”会馆建立后,“正厅中安帝君神位,每年四月八日设供献戏,会聚乡人公同拜祝,每朔望亦必焚燃香火。”根据《创建晋都会馆记》碑文所列建设会馆的集资名单,捐资者共有一百余家,虽然文字大部分漫漶难辨,但从中可见“佐廷选”“义和号”等人名及商铺名,都曾出现在《重修北门外关帝庙碑》的捐银名单上。而据《津门杂记》载:“山西会馆有二,在河东杂粮店街者,

为西客烟行聚议之所。”可见,在粮店街修建的这座山西会馆,山西烟行的商人是出了很大力量的。

此后由于“西商辐辏,事剧人稠”,而粮店街山西会馆“地势偏窄,隔水不便”(《初建山西会馆碑记》),于是在道光九年(1829),晋商集资于锅店街又建立了一所山西会馆。据相关档案记载,粮店街的山西会馆在民国时期已基本停止活动,新中国成立后,该会馆曾作过副食商店,上世纪末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。而与之相关的北门外关帝庙重修碑,恰是在此时的城市建设中重被发现。

“北门外关帝庙重修”一事未见于天津史志的记录,而该碑文也不见于天津方志的著录。它的出土,为研究天津商业,尤其是清代中前期晋商在天津的活动提供了文献资料。如今,北门外关帝庙仅存碑刻,而山西会馆原址早已成为高楼大厦。只有石碑上漫漶的文字,仍在诉说着那段历史。

溪山野客廷雍

章用秀

廷雍,字绍民,又作邵民,号画巢,别号溪山野客。1900年(光绪二十六年),他受命护理直隶总督,代统清军,抗击八国联军。保定陷落,他被侵略军杀害。

廷雍擅长书法,书法宗北魏。廷雍书写过一副七言对联:“石潭白鱼自出没”“草堂(屋)老树相相依”,为北碑字,古拙间透出一股活脱与潇洒,且富有金石味,颇有清末赵之谦的风度,落款“溪山野客廷雍”。廷雍的绘画尤佳。其山水画初学王翬,后出入王鉴、王时敏、而上窥倪(瓚)、黄(公望),苍润秀逸,齐集笔端。所作《津门被水图卷》,寥寥数笔,尤入化境。1888年作《退谷求源图》。

笔者曾见到廷雍画的山水横幅。从画面上看,其作品宗法宋元,延“四王”(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翬、王原祁)及娄东一脉,功力深厚。笔法秀逸,渲染明净,深得清人黄鼎“浓不伤痴,淡不嫌寂”之旨。

给班军游击的敕书

吴裕成

明代轮戍边防的天津班军,春班、秋班的带头人目,“俱改游击职衔”,是万历三年(1575)由蓟辽总督杨兆泰准的。同时提议为这些领班颁发“敕书”,也被采纳。《敕统领蓟镇天津春、秋班游击刘龙、祝琦》,应是其时所颁。

敕书开篇讲,“总督蓟辽军务官题称,各该班军因循怠玩,赴戍后期举动掣肘,不能展布”。为加强管控,“天津等处领班都司,照河间、定州班操例,俱改为游击职衔”。敕书写道,“今命尔统领天津等三卫春班军士三千名到边,分布松棚路地方防守,与天津营秋班更番对代。回日驻扎本卫城内。每年于正月初旬上班,六月初旬下班”。这是春班。又规定,“官军往回经行去处,严加铃束”,有八条:“不许作践田禾、砍伐树株、占宿舍舍、强买货物、拐带人口、奸淫妇女、夺用车船、抢掠财物。”对领班本人提出“持廉奉法,正己率下”等要求。这一敕书,有助于对天津三卫的了解。

春班游击刘龙,清代《天津卫志》有载。《明实录》记,万历十一年(1583)“张秉忠为蓟镇天津秋班游击”,卫志也有记载。

天津早期三报人

曲振明

1946年10月,作者梦龙在《中南报》撰文《最初天津之三报人》,认为当年天津最早的报界前辈有三人,一位是英敛之为《大公报》创办人,一位是丁子良,是《竹园白话报》的创办人,还有一位叫顾叔度是《民兴报》的发起人。文章认为“这三位全是报界的首屈一指的巨擘”。

其实,三位都不是天津本地人,丁子良、英敛之为北京人,顾叔度是浙江人。但三位久居天津,“也可以说落了户了……至今报界的人全都仰望”。顾叔度是《大公报》主笔,还同温世霖创办《人镜画报》。顾自幼酷爱书法篆刻,对家藏南帖北碑无所不临,兼擅真草篆隶及魏碑诸体。有资料显示,《民兴报》为刘孟扬创办,早年在《大公报》主笔时,刘孟杨奉顾叔度为老师。

●老城厢旧影
三多街 张 建文 并摄

位于老城里,东起东马路,西至官银号菜市街。长约50米,宽4米多。原为一条无名土路,1913年有杨姓人家在此建成一座砖木结构二

层楼房,经营羊毛、皮货,其堂号为“三多堂”,后来人们习惯称该街为“三多街”。

照片摄于2003年9月。

演出成功 获五好赞誉

刘万江

经过吴祖光、新风霞的指导,话剧《闯江湖》排演好了。1980年9月20日,天津人艺(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简称,下同)再次从北京接来吴、新二人,为此剧“把脉”。新风霞不顾旅途劳顿,下午到了剧场就投入排练。

一个月泡在戏中,新风霞关于旧社会闯荡江湖的记忆闸门打得更开了,她调动起前半生几十年艺术积累,对剧中18个主要角色都进行“操练”,从人物精神面貌、言谈举止到生活习惯、发式头饰、衣着鞋袜等各方面一一提出建议,就连剧中的音响效果、“戏中戏”的唱腔设计也进行指导,甚至“戏中戏”苏三的道具“鱼枷”,也是她亲手制作的。对剧院的青年一代,新风霞十分喜爱,对饰演金香的张玉玉、饰演苦三的刘景范要

求极其严格。看了“苦三归来”一段戏,她说:“金香眼看着小四儿死了,彩霞嫂子被大烟贩子‘典’走了,师父病得死去活来,戏园子唱戏没人看,‘掙地’卖艺得交‘地皮钱’,真是走投无路啊!(这时)师哥苦三突然回来了,她得喜出望外跳起来啊!苦三也一样。你们都(表现得)太冷静,要动心,要动感情。你们都不激动,要观众怎么感动?”

该剧于1980年10月23日彩排,新风霞邀约津门评剧名流鲜灵霞、六岁红、莲小君、李福安、孔广山、筱美英、花淑艳等前往观看,激起各位名家对旧时代的凄苦回忆,他们热泪纵横。此剧正式演出后,成为天津人艺的精品看家剧目,轰动津门,应观众要求一演再演,青年演员张玉玉凭借该剧的演出获得“1980年天津市直属剧团青少年基本功汇报演出”一等奖。经反复打磨,话剧《闯江湖》在天

津演出50场后,1981年1月11日在京公演,在首都广大观众和文艺界中引起极大轰动。著名戏剧家曹禺看完后异常兴奋,特邀请导演方沉和几位主演到家中做客,盛赞该剧“剧本好,导演好,演员好,舞美好,演得好。演得很有特色,有天津卫的味道!”1月24日,全国剧协和北京剧协特为此剧召开座谈会,首都文艺界30余位知名专家出席,对此剧给予高度评价。同年10月底,天津人艺建院30周年庆典演出在津隆重举行。剧院精挑细选上演的五出代表剧院30年艺术水准的剧目中,就有《闯江湖》。1982年5月23日,该剧应邀赴大连人民剧场演出,同样广受好评,连演25场不衰。这一年,老演员严斐因成功扮演金香娘,获“天津市1982年度优秀女演员奖”。

津沽文丛

《闯江湖》里的浓情之三